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送刑部尙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旣立不加以問
學猶玉卮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旣充不
邁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
入也時旣逢矣苟處之間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
岱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閭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

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浮沈府掾中以澤物爲己任會海內不靜羣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幕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謹然稱之曰活我子女

全我室廬存我金縢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歆然每
以爲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
名遣使者聘起之旣入見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
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
陞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
政事中外莫不慕艷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
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翺法從出鎮行垣
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畫省長棘儼乎其
雄邃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

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於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聖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勲業焜燿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劣此

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勛哉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
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鑾
輿時幸而勅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
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
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
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歷中始
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

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冶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材必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

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躡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

爲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翀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沈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闢奧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竝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

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
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委任在廷之臣充其
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爲使於福建凡與葉
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
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
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
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
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
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

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

其彊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
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
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
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
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朝御天區宇敕寧文化洽熙罔間內外聖天子猶
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
羅致於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

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材命題
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
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親御翰
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
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
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
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
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旣
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

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

則以爲天下才良者眾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清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錫晉王

土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
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以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
得施賞爵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
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
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
吾者眾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其大也而敷君之
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